

人口流迁

1960 年以来中国周边邻国 国际移民的变迁趋势*

段成荣 闵欣伟

【内容摘要】利用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和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对 1960~2020 年中国周边邻国国际移民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同时关注邻国国际移民的来华情况,并对其未来趋势进行预判。研究发现,60 年间,中国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与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均呈现先减后增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与此同时,中国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逐渐向欧美与海湾地区转移,不同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分布存在差异。在此期间,尽管邻国来华移民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绝大多数邻国国际移民并未将中国大陆视为其主要目的地。结合中国未来发展前景与“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安排,可以预见中国今后将迎接更大规模的邻国国际移民。当前,需要在学术研究与相关政策制定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关键词】国际人口迁移;邻国国际移民;移民存量;移民目的地

【作者简介】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教授;闵欣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ince 1960

Duan Chengrong Min Xinwei

Abstract: Using the 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Databa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ock Databas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ing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between 1960 and 2020. It also explores the situation of migrant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China and their future trends. In the past 60 years, both the stock of migrant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e stock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migrants to China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Meanwhile, the destinations of migrant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began to shift to Europe, America, and the Gulf countries, with differences existing amo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During this period, although migrant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among all migrants in China, most migrant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did not migrate to China's mainland. Considering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prospects, it can be expected that China will face a larger scale of migrant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Currently, adequate preparations are needed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Keywor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Migran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ock,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stination

Authors: Duan Chengrong is Professor,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stitute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in Xinwei is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duan-cr@ruc.edu.cn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与民族互嵌格局形成研究”(20&ZD172)的阶段性成果。

1 引言

伴随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国际移民规模快速扩大,到 2020 年已达 2.81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3.6%(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2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环境的日益改善都对国际移民产生较强吸引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 年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口为 84.6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了 25.2 万人,增幅达 42.4%(国家统计局,2011、2021)。在此过程中,中国周边 20 个邻国^①的国际移民^②对在华国际移民^③的整体发展与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参考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国际移民情况可以发现,来自周边邻国的大规模国际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国家边境安全与社会治理带来压力和挑战(宋鸥,2009;梁在、王楠,2021)。因此,为更好地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把握中国周边邻国的国际移民迁移特征及其来华趋势。

现有研究已对中国部分邻国的国际人口迁移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分析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邻国的国际人口迁移情况(李琪,2016);另有学者研究了印度、阿富汗等邻国的国际移民与难民问题(丘立本,2012;罗悻,2019);还有学者关注朝鲜与韩国来华移民的变动趋势(曹善玉,2010;姜磊、陈勇,2010)。这些研究为理解部分邻国的国际移民情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国际移民定义口径差异与数据缺乏等原因,现有研究未能对中国邻国国际移民规模和目的地的变化趋势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鉴于此,本文对 1960~2020 年中国周边邻国国际移民规模和目的地的变化趋势进行梳理,并对邻国国际移民的来华趋势进行分析和预判。

2 国际移民指标与数据来源

在国际移民相关研究中,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作为静态指标的移民存量,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在某一特定时点的国际移民总数,该指标同时受到国际人口迁移水平、移民的生育和死亡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二是作为动态指标的移民流量,是指在特定时期内迁入或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移民数量,仅受国际人口迁移水平影响。相较于前者,后者更能反映国际人口迁移的真实情况与最新趋势,但由于移民流量数据难以获得,故相关研究主要借助移民存量数据来分析国际人口迁移的水平与变化趋势(段成荣等,2020)。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Database)^④,该数据库利用不同国家的人口普查与人口登记数据,对 1960 年、1970

① 中国共有 20 个邻国,具体包括 14 个陆上邻国(朝鲜、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和 6 个海上邻国(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需要说明的是,1960~1990 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为苏联的加盟国,而苏联在当时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

② 本文中的“邻国国际移民”是指中国周边 20 个邻国迁出的国际移民。

③ 本文中的“在华国际移民”是指迁移到中国大陆的国际移民,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迁入大陆者。邻国来华移民则是指中国周边 20 个邻国迁往中国大陆的国际移民。

④ 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获取网址为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global-bilateral-migration>。

年、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共计5个年份的国际移民存量进行了计算和估计。此外,为更好地反映邻国国际移民的近况,本文还使用了联合国发布的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Database)^①中2010年和2020年的国际移民存量数据,该数据库同样采用存量口径对1990年及以后的国际移民数量进行了多轮统计与估计,具有较强时效性,可以作为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中2000年之后数据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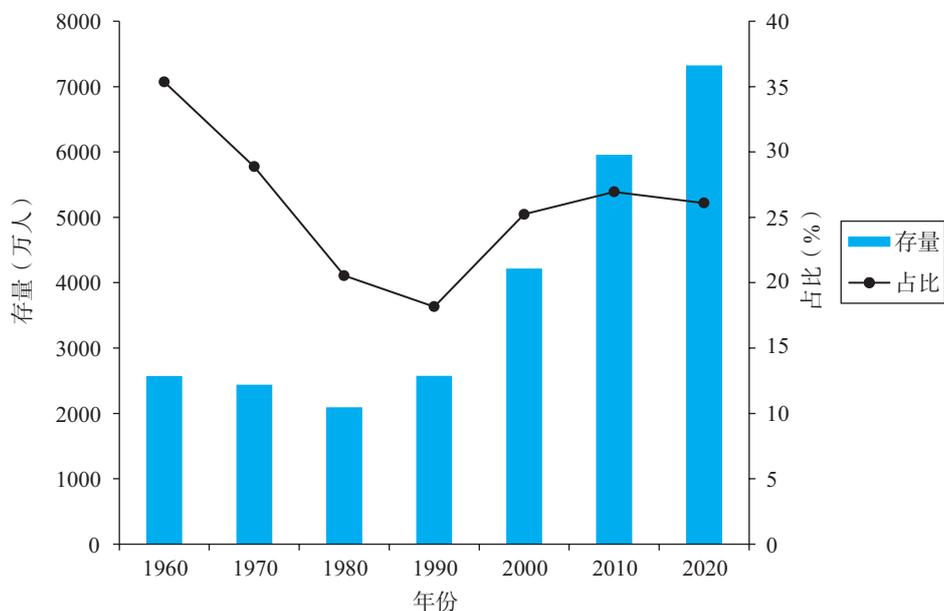
考虑到1960年以来,受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的影响,一些新国家的出现与原有国家的消失导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管辖范围发生明显变化,本文对国际移民存量数据进行了相应调整。

3 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变化趋势

1960~2020年,中国周边20个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变化趋势在其国家内部环境以及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以1980年为分界点,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1960~1980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持续减少,在全球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明显下降;1980年以后的40年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快速反弹,并且增长迅猛,在全球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也有所回升(见图1)。

图1 1960~2020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及其在全球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

Figure 1 Migrants Stock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Share of the Global Stock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from 1960 to 2020



资料来源:1960~2000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2010~2020年数据来自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后文图表资料来源同图1。

① 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获取网址为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content/international-migrant-stock>。

3.1 1960~1980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持续下降阶段

1960~1970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由 2571.6 万人下降至 2438.6 万人。此后 10 年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经历了更大幅度的下降,降幅由 1960~1970 年的 5.2% 上升至 14.1%,到 1980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降至 2094.6 万人。20 年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在全球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也由 35.4% 持续下降至 20.5%。

从具体国家来看,这一时期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持续下降趋势是由印度、巴基斯坦、苏联国际移民存量大幅减少造成的。1960~1980 年,巴基斯坦国际移民存量下降最明显,由 884.5 万人降至 397.0 万人,降幅高达 55.1%,其在抵消掉其他邻国国际移民 303.2 万人的增量的基础上,在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下降中的贡献率仍达 38.6%。在此期间,印度和苏联的国际移民存量也分别以 16.5% 和 30.2% 的降幅缩减了 150.0 万人和 142.7 万人,在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下降中的贡献率分别为 31.4% 和 30.0%。

这一阶段上述 3 个国家国际移民存量的下降受到其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从内部环境来看,1960~1980 年,巴基斯坦政府积极推行“绿色革命”,制定并实施多项农业发展政策(木子,1992),促使该国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明显增强该国人口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削弱了该国人口跨国迁移的推力;同一时期,在半封闭计划经济政策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因缺乏引进国外资本与技术的动力和机制而对早期迁移到其他国家的移民不承认、不重视(丘立本,2012),削弱了其人口跨国迁移的意愿;苏联国际移民存量的大幅下降则与其不断强化的限制性出境政策有关。从外部环境来看,1960~1980 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缅甸以及孟加拉国发生的激烈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印度与巴基斯坦国际移民存量的下降(张威,2015;丘立本,2012;林良光,1990);苏联国际移民存量的下降则与冷战时期的政治格局变化有一定联系。

3.2 1980~2020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快速上升阶段

1980 年以来,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下降趋势开始逆转。1980~1990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以 23.0% 的增幅增加了 482.3 万人,并突破了 1960 年时 2571.6 万人的高点。此后 10 年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加速攀升,从 1990 年的 2576.9 万人提升至 2000 年的 4215.4 万人,增幅高达 63.6%。期间,苏联解体直接导致超过 1000 万的迁移人口^①由苏联的国内迁移者转变为国际移民。2000~2010 年和 2010~2020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分别增加了 1739.7 万人和 1368.1 万人,但其增幅却分别下降至 41.3% 和 23.0%。到 2020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增至 7323.2 万人。与此同时,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在全球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也由 1980 年的 20.5% 波动上升至 2020 年的 26.1%。

从具体国家来看,1980~2020 年,除朝鲜外,其他邻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印度的国际移民增量高达 1028.7 万人,远超其他邻国;阿富汗与菲律宾的国际移民增量均超过 500 万人;除不丹、文莱、日本、蒙古外,其他邻国的国际移民增量均在 100 万人以上。从国际移民存量的增幅来看,蒙古国际移民存量的增幅最大(39.2 倍),其次为阿富汗(14.7 倍)和缅甸(14.0 倍),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和越南国际移民存量的增幅也都达到

^① 此处的迁移人口规模仍为存量口径。

5 倍以上。

这一阶段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快速上升主要由两点原因造成。第一,海湾地区石油产业的发展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季节性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增加刺激了部分邻国劳动力为获得更好的就业与发展机会而进行跨国迁移。在此过程中,部分邻国的相关支持性政策使其人口迁移动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政府都曾积极支持本国劳工开拓国际劳务市场,并且维护他们的海外合法利益(刘小雪,1998;丘立本,2012)。第二,部分邻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下,其人口为逃离动荡与战乱、提高生存机会而被迫迁移。例如,1979 年以来频繁的政权更迭与战争导致阿富汗大规模人口沦为难民、迁往国外(罗悻,2019);南北分治的大背景下,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与政府之间频繁的暴力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向周边国家迁移(鲍志鹏,2016;鲁刚、赵静,2017)。

4 邻国国际移民目的地的变化趋势

4.1 邻国国际移民在各大洲的存量变化存在明显差异

1960~2020 年,邻国国际移民在各大洲的存量呈现出差异化的变化特征(见表 1)。60 年间,迁往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①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经历了先减后增的变化过程。1960 年,分别有 1983.6 万和 388.1 万的邻国国际移民分布在亚洲和欧洲。此后 20 年间,迁往亚洲和欧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分别减少了 574.1 万人和 60.0 万人。1980 年以后,迁往亚洲和欧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又大幅上升,到 2020 年分别增加至 4270.6 万人和 1647.8 万人。在此期间,分布在拉丁美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过程,但其下降趋势持续了 50 年,直到 2010 年以后,存量才有所回升。与之不同的是,迁往北美洲和大洋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均持续增长。其中,迁往大洋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增长较快,由 1960 年的 12.1 万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228.1 万人,尽管其绝对增量远低于北美洲,但其存量的增幅达 17.8 倍,明显高于北美洲。

表 1 1960~2020 年分大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

Table 1 Migrants Stock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by Continent from 1960 to 2020

单位:万人

大洲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亚洲	1983.6	1871.7	1409.5	1573.6	2173.6	3424.9	4270.6
欧洲	388.1	339.1	328.1	444.1	1262.4	1432.7	1647.8
非洲	15.5	25.1	20.3	15.0	17.4	17.6	19.4
北美洲	139.6	156.7	283.0	469.7	670.3	924.0	1140.3
拉丁美洲	32.7	28.5	26.3	19.7	15.8	13.0	16.9
大洋洲	12.1	17.4	27.6	54.7	76.0	142.9	2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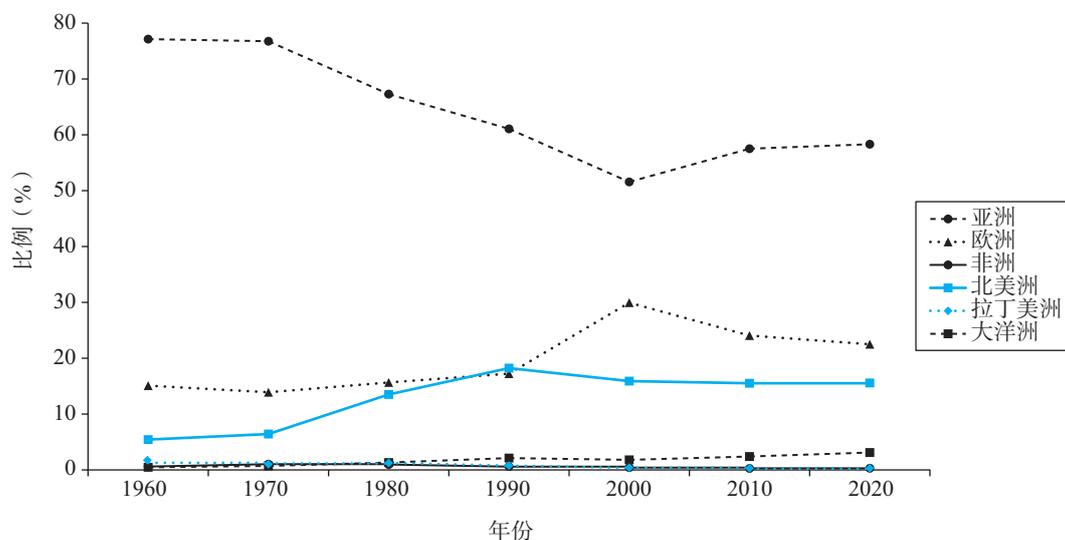
① 拉丁美洲包括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4.2 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逐渐向欧美与海湾地区转移

1960~2020 年,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逐渐向欧美与海湾地区转移。从大洲层面来看,60 年间,分布在亚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所占比例由 77.1% 下降至 58.3%。同一时期,分布在北美洲和欧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所占比例分别上升了 10.1 个和 7.4 个百分点,与亚洲相应比例的差距分别由 71.7 个和 62.0 个百分点缩小至 42.7 个和 35.8 个百分点,表明邻国国际移民在空间选择中对于北美洲和欧洲的偏好明显加强。此外,分布在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所占比例均在 5% 以下(见图 2)。

图 2 1960~2020 年分大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所占比例

Figure 2 Percentages of Migrants Stock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by Continent from 1960 to 2020



从具体国家来看,迁往美国与部分海湾国家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明显增加(见表 2)。1960~1980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是邻国国际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两个国家在 1960 年分别接收了 928.8 万和 633.2 万的邻国国际移民,此后,分布在两个国家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明显下降。与之相反,迁往美国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呈现持续增加态势,到 1990 年,美国已经成为邻国国际移民的第一大目的地,此后 30 年间,美国接收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从 413.2 万人进一步增加至 923.3 万人。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文简称“阿联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石油经济的繁荣以及对海外劳动力的潜在需求对邻国国际移民产生较强吸引力。1960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排名前二十的目的地中并不包括海湾国家;1990 年,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均上升至前十的行列,分别接收了 215.4 万和 79.3 万的邻国国际移民,科威特也首次进入前二十的行列;21 世纪以来,海湾国家在邻国国际移民目的地中的存量排名进一步上升,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 2010 年就已经成为邻国国际移民的第二和第三大目的地,卡塔尔和阿曼也相继在 2010 年和 2020 年进入前二十的行列。

表 2 1960~2020 年邻国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及其存量

Table 2 Main Destinations and Migrants Stock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1960 to 2020

单位:万人

排序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国家	存量												
1	印度	928.8	印度	885.2	巴基斯坦	399.2	美国	413.2	美国	568.7	美国	762.6	美国	923.3
2	巴基斯坦	633.2	巴基斯坦	497.3	印度	382.0	巴基斯坦	320.4	乌克兰	392.5	沙特阿拉伯	474.1	沙特阿拉伯	759.3
3	波兰	222.9	波兰	191.9	美国	244.5	印度	258.1	俄罗斯	343.9	阿联酋	452.2	阿联酋	538.7
4	美国	119.2	美国	127.6	波兰	137.6	沙特阿拉伯	215.4	巴基斯坦	257.2	巴基斯坦	393.7	俄罗斯	368.1
5	斯里兰卡	100.2	斯里兰卡	108.2	沙特阿拉伯	82.7	德国	144.6	沙特阿拉伯	232.9	俄罗斯	361.4	乌克兰	363.5
6	孟加拉国	65.9	孟加拉国	72.4	孟加拉国	80.1	波兰	94.9	印度	211.0	乌克兰	356.2	巴基斯坦	319.8
7	日本	62.3	日本	63.7	英国	74.6	孟加拉国	87.7	哈萨克斯坦	202.3	伊朗	259.2	德国	319.2
8	法国	38.0	英国	57.5	日本	69.6	英国	83.3	阿联酋	136.2	泰国	252.7	泰国	283.3
9	德国	36.7	德国	39.5	斯里兰卡	65.1	阿联酋	79.3	德国	132.6	哈萨克斯坦	232.1	伊朗	272.3
10	尼泊尔	33.0	尼泊尔	33.3	韩国	50.5	日本	77.3	马来西亚	118.5	德国	215.4	马来西亚	266.3
11	英国	32.5	加拿大	29.0	德国	48.2	伊朗	69.5	乌兹别克斯坦	104.5	印度	194.2	哈萨克斯坦	259.8
12	新加坡	22.5	新加坡	27.8	阿联酋	42.7	马来西亚	63.8	加拿大	101.4	马来西亚	175.6	加拿大	216.7
13	中国大陆	22.3	马来西亚	25.1	加拿大	38.4	以色列	59.8	英国	101.2	加拿大	161.3	澳大利亚	190.0
14	荷兰	21.4	巴西	18.3	以色列	29.4	加拿大	56.4	孟加拉国	96.1	英国	151.9	英国	186.4
15	巴西	20.9	以色列	18.3	马来西亚	29.3	韩国	55.4	新加坡	94.0	新加坡	135.5	科威特	182.4
16	加拿大	20.3	柬埔寨	17.1	新加坡	29.3	澳大利亚	45.9	日本	87.9	澳大利亚	119.4	阿曼	174.7
17	柬埔寨	20.3	沙特阿拉伯	16.2	伊朗	29.0	斯里兰卡	45.1	伊朗	77.3	科威特	109.4	印度	169.3
18	罗马尼亚	18.5	罗马尼亚	15.9	尼泊尔	23.5	新加坡	43.2	澳大利亚	60.0	乌兹别克斯坦	94.5	新加坡	157.9
19	以色列	15.4	韩国	15.0	澳大利亚	21.8	尼泊尔	41.1	白俄罗斯	60.0	卡塔尔	91.0	孟加拉国	145.6
20	缅甸	14.3	缅甸	13.6	法国	20.4	科威特	31.9	尼泊尔	58.3	日本	89.2	卡塔尔	140.7

4.3 不同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分布存在差异

随着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不同邻国的国际移民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差异化的目的地分布特征。

韩国和日本的国际移民在投资、劳务、留学等发展性因素的影响下迁往美国的比例分别由 1960 年的 1.5% 和 33.5% 上升至 2020 年的 47.1% 和 39.6%。此外,尽管 1960 年曾有 48.6% 的日本移民迁往巴西,74.4% 的韩国移民迁往日本,但这两个比例均持续下降,到 2020 年分别仅为 7.7% 和 20.7%。

位于南亚的邻国中,阿富汗和不丹的国际移民长期以来一直以周边国家为主要目的地,尽管近年来欧美与海湾地区对两国国际移民的吸引力略有增强,但并未从根本上转变其主要目的地选择。与之不同,周边国家对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国际移民的吸引力大幅减弱,欧美与海湾地区的吸引力则明显增强。1960 年,分别有超过 90% 的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国际移民迁往印度,69.3% 的印度国际移民迁往巴基斯坦,此后 60 年间,这 3 个比例分别下降了 70.1 个、84.8 个和 60.4 个百分点,而这 3 个国家迁往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国际移民比例均明显上升。

位于东南亚的邻国中,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迁往其被殖民时期宗主国的国际移民比例大幅下降。1960 年,曾有 71.8% 的菲律宾移民迁往美国,65.0% 的印度尼西亚移民迁往荷兰,到 2020 年,这两个比例分别降至 2.6% 和 33.8%。期间,沙特阿拉伯对两国国际移民的吸引力明显增强,截至 2020 年,其分别接收了 10.6% 的菲律宾国际移民和 37.1% 的印度尼西亚国际移民,相比 1960 年,分别上升了 7.6 个和 36.0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国际移民中迁往马来西亚的比例在 60 年间也上升了超过 25 个百分点。与之不同,文莱、缅甸、老挝、马来西亚的国际移民主要分布在其周边国家,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其国际移民目的地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 3 个国家对季节性劳动力潜在需求的增加有一定联系。此外,60 年间,迁往柬埔寨的越南国际移民占比由 72.4% 大幅下降至 1.2%,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吸引力日益凸显,截至 2020 年,分别吸引了 41.4%、10.4% 和 8.0% 的越南国际移民,相比 1960 年,分别上升了 36.1 个、9.8 个和 7.6 个百分点。

受冷战时期政治地缘关系和苏联对犹太人的排斥性政策的影响(梁中芳,2012),苏联的国际移民主要分布在波兰、美国、德国和以色列。1960~1990 年,这 4 个国家合计吸纳了超过 77.0% 的苏联国际移民。1991 年,苏联解体,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相继独立并成为中国的重要邻国。此后,这 4 个国家的国际移民始终把原苏联加盟国作为主要目的地,截至 2020 年,分别有 91.2%、84.1%、76.0%、69.6% 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国际移民分布在原苏联加盟国。

朝鲜和蒙古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分布特征与其他邻国存在差异。1960~2000 年,超过 60% 的朝鲜国际移民分布在韩国。然而,1993 年和 2003 年朝鲜两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一举动在导致朝鲜核问题升级为朝鲜核危机的同时,也使得朝鲜与韩国的关系明显恶化(程晓勇,2013)。在此背景下,2000 年以后,朝鲜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转变为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原苏联加盟国。60 年间,蒙古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发生了明显转变。1960~2000 年,匈牙利一直是蒙古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这与两国人口的历史渊源有一定

联系。21 世纪以来,在蒙古经济发展缓慢与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其北部邻国俄罗斯以及与其同处东亚地区的韩国因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而对其国际移民产生越来越强的吸引力,二者逐渐成为蒙古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截至 2020 年,俄罗斯和韩国合计接收了 63.6% 的蒙古国际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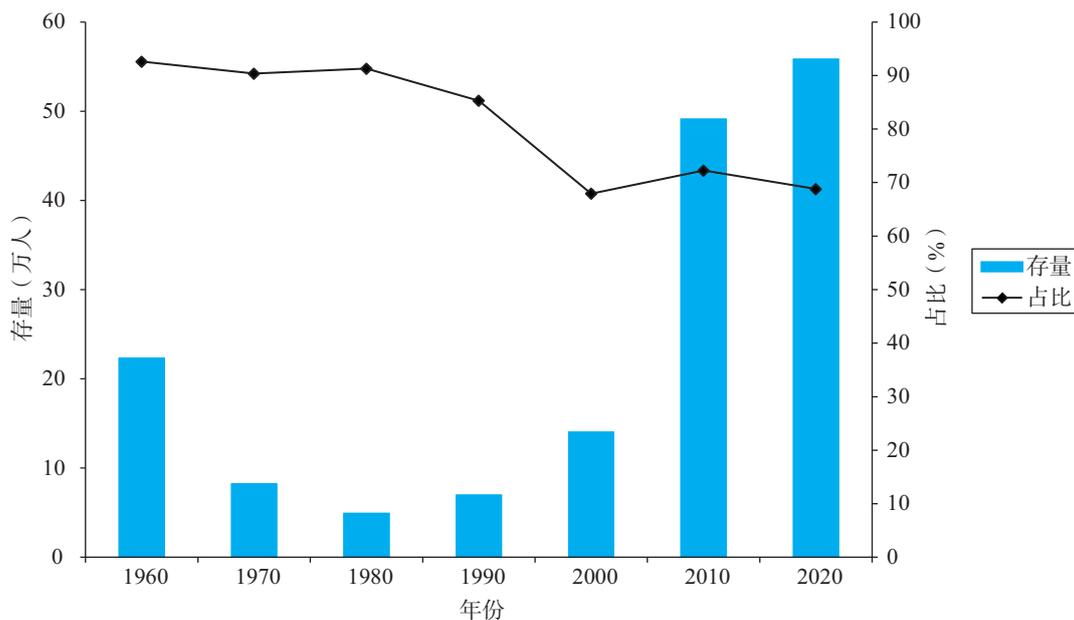
5 邻国来华移民的变化趋势与未来展望

5.1 邻国来华移民的变化趋势

1960~2020 年,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呈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态势(见图 3)。1960~1970 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由 22.3 万人减少至 8.2 万人,降幅高达 63.2%;1970~1980 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又减少了 3.3 万人,降幅缩小了 23.0 个百分点,到 1980 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只有 4.9 万人。这一时期邻国来华移民存量的持续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相对缓慢的经济发展使其不具备吸引和接收邻国国际移民的能力;另一方面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在华国际移民的严格管理和限制性政策有关。

图 3 1960~2020 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及其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

Figure 3 Migrants Stock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China and Its Share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Stock in China from 1960 to 2020



改革开放以来,邻国来华移民存量的下降趋势开始逆转。1980~1990 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经历明显回升,以 40.8% 的增幅增加了 2.0 万人。此后 10 年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继续加速增长,从 1990 年的 6.9 万人增加至 2000 年的 14.0 万人,增幅超过 1 倍。21 世纪以来,邻国来华移民存量仍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2000~2010 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增加了 35.1 万人,增幅高达 2.5 倍。此后,邻国来华移民存量进一步由 2010 年的 49.1 万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55.8 万人。这一时期邻国来华移民存量的迅速增加,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发生根本性转变;另一方面则与在华国际移民管理政策的日趋完善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1960~1980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始终超过90%,尽管此后40年间这一占比呈波动下降态势,但仍保持在67%以上。这表明,邻国来华移民对在华国际移民的变化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60年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在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始终在1.0%以下,说明绝大多数邻国国际移民并未将中国大陆视为其主要目的地。

此外,1960~2020年,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国际移民始终是在华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1960年,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高达90.9%。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国人口与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生活的朝鲜族之间存在相似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以及密切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大规模的朝鲜半岛移民和难民在战争时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之后一直没有离开(段成荣、邱玉鼎,2023)。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到2020年已降至17.9%。与之不同,60年间,来自东南亚邻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及其占比均明显上升。其中,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国际移民存量增长尤为迅猛。1960年,来自这3个国家的国际移民存量均不足500人,到2020年,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国际移民存量分别增加至3.1万人、5.7万人和30.3万人,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也分别上升至3.8%、7.0%和37.4%。

5.2 邻国来华移民的未来展望

尽管绝大多数邻国国际移民并未将中国大陆视为其主要目的地,但在1980~2020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增长了10.4倍。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在以下3个因素的推动下,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将继续增加。

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收入和就业机会等经济因素对于邻国国际移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GDP总量从1978年的3678.7亿元攀升至2022年的121.0万亿元。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均GDP陆续超越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多数邻国,与日本、韩国等相对较发达的邻国之间的差距也大幅缩小。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会加强中国对邻国国际移民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中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新阶段,为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小与人口红利消减等问题,进一步提升社会经济发展质量,中国未来需要放眼国际人力资源市场,科学充分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与周边邻国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安排都将成为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增长的“助推器”。2012年,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等7个邻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联盟^①发起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该协定历时8年,于2020年11月15日签署生效,不仅涵盖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RCEP在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区的同时,也是中国参加的区域涵盖总人口最多、经济总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自由贸易区(袁晓玲、石时,2023)。此外,周边邻国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中蒙

^① 东南亚国家联盟共有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柬埔寨、新加坡、泰国10个成员国,其中前7个国家均为中国的邻国。

俄、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均被视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商务部,2015)。这些战略规划与安排既有利于加快周边邻国与中国的发展资源交流与配置,又将为邻国国际移民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与空间,吸引更多邻国国际移民来华就业与发展。

第三,传统移民接收大国的移民限制性措施可能会使邻国国际移民的迁移渠道发生改变,从而转向迁往中国大陆。例如,美、英、德、法等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保守态度与采取的各种限制和排斥措施都会削弱其对邻国国际移民的吸引力(段成荣等,2020);近年来,海湾国家开始通过在企业中强制推行本国劳动力配额制、限制外籍劳工比例等手段来减缓外籍劳工的冲击(王方、闫伟,2020),而且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加速转型,海湾国家石油产业面临严峻挑战(田冉冉、杨言洪,2021),其对邻国国际移民的吸引力也有可能被削弱。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和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分析了1960年以来中国周边邻国国际移民规模和目的地的变化过程,同时关注了邻国国际移民的来华情况,并对其未来趋势进行预判。研究发现,1960~2020年,中国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呈现先减后增的阶段性变化特征。60年间,中国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逐渐向欧美与海湾地区转移。期间,不同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分布在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背景下呈现差异化特征。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邻国来华移民存量也呈现先减后增的变化特征。60年间,超过2/3的在华国际移民来自周边邻国,表明邻国来华移民对在华国际移民的变化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来自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邻国的国际移民需要特别关注。尽管目前绝大多数邻国国际移民仍未将中国大陆视为其主要目的地,但中国持续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和与周边邻国之间日趋紧密的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持续推进都将对邻国国际移民产生强劲吸引力,从而推动邻国来华移民规模的继续扩大。

邻国来华移民的持续增多在为中国带来包括年轻劳动力、可观的商贸投资,以及与周边区域协同发展的“桥梁”等在内的一系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有可能给中国的经济发展秩序、社会治理与边境管理等带来一定压力与挑战。因此,在把握邻国国际移民规模和目的地变动以及其来华趋势的同时,需要未雨绸缪,在相关议题研究与政策制定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为此,应尽快针对邻国国际移民的来华趋势以及在华适应和融合状况等开展深入研究。在完善邻国来华移民信息与数据采集的同时,应提高边境地区人口跨境迁移审核与管理效率。此外,应制定并规范外籍劳工来华就业的相关政策与程序,充分发掘国际劳动力市场潜力。最后,应创建更加多元而包容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引导移民与国民和谐共处,真正将国际移民转化为中国发展的新助力。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鲍志鹏. 国家建构视域下缅甸民族问题根源探究. 世界民族, 2016; 1: 24-31

Bao Zhipeng. 2016. On the Roots of the Myanmar Ethnic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building. *Journal of World Peoples Studies* 1: 24-31.

- 2 曹善玉.试论近代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原因——兼与华人移民东南亚之比较.南洋问题研究, 2010;3:62-72
Cao Shanyu. 2010. An Analysis of Reasons of Korean Immigrants to Northeast China during Modern Era: In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Migrants to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 62-72.
- 3 程晓勇.历史与现实:朝鲜核危机的背景和缘起.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28-34
Cheng Xiaoyong. 2013.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Background and Origin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8-34.
- 4 段成荣,谢东虹,王涵,吕利丹.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国际人口迁移:三论人口迁移转变.人口研究, 2020;5:33-43
Duan Chengrong, Xie Donghong, Wang Han, and Lyu Lidan. 2020.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Era of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marks on Migration Transi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5: 33-43.
- 5 段成荣,邱玉鼎.196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情况研究.南方人口, 2023;2:1-11
Duan Chengrong and Qiu Yuding. 2023.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in China: 1960-2020.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 1-11.
- 6 国家统计局.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主要数据.
http://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1999.html. 2011-04-29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The Main Data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Residents and Foreigners Registered in the 6th National Census in 2010. http://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1999.html. 29 April.
- 7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八号)——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情况.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5/t20210511_1817203.html. 2021-05-1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1. Bulletin of 7th National Census (No.8): Information on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Residents and Foreigners Registered in the Census.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5/t20210511_1817203.html. 11 May.
- 8 姜磊,陈勇.朝鲜移民与韩国迁移者比较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77-83
Jiang Lei and Chen Yong.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igration Features between North Korean and South Korean. 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77-83.
- 9 李琪.中亚国家移民类型和相关政策盘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45-56
Li Qi. 2016. Inventory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Immigrant Types in Central Asia Countries.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 45-56.
- 10 梁在,王楠.中国和 21 世纪的国际移民研究.学术月刊, 2021;8:123-134
Liang Zai and Wang Nan. 2021. Studies on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Academic Monthly 8: 123-134.
- 11 梁中芳.1970 年代苏联犹太移民潮波动的历史分析.历史教学问题, 2012;2:75-80+24
Liang Zhongfang. 2012.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Fluctuations in Jewish Immigration to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70s.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2: 75-80+24.
- 12 林良光.印孟关系十八年.南亚研究季刊, 1990;1:34-39+4
Lin Lianguang. 1990. Indo-Bangladesh Relations (1971-1989).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 1: 34-39+4.
- 13 刘小雪.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劳务输出比较.当代亚太, 1998;7:29-33
Liu Xiaoxue. 1998. Comparison of Labor Exports from Indonesia and Pakist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7: 29-33.

- 14 鲁刚,赵静.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界无序人口流动及其治理.思想战线,2017;4:67-75
Lu Gang and Zhao Jing. 2017. Irregular Across-Border Population Flows and Their Governance in Yunnan Border Areas. Thinking 4: 67-75.
- 15 罗怿.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问题及其安全挑战.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6:115-131+154
Luo Yi. 2019. Pakistan's Afghan Refugee Issue and Its Security Challenges. Indian Oce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view 6: 115-131+154.
- 16 木子.巴基斯坦农业发展政策评述.南亚研究季刊,1992;1:25-33+4
Mu Zi. 1992. A Discussion and Comment o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Pakistan.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 1: 25-33+4.
- 17 丘立本.印度国际移民与侨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1:24-35
Qiu Liben. 2012.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Overseas Indians and Indian Government's Overseas Indian Policies. 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1: 24-35.
- 18 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http://zh.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 2015-03-30
Ministry of Commerce. 2015. Joining Hands to Build 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a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Vision and Actions were Released. <http://zh.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 30 March.
- 19 宋鸥.美国墨西哥移民的人口效应评析.史学集刊,2009;2:59-65
Song Ou. 2009. An Analysis of the Demographic Effects of Mexican Immigration on the U.S.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2: 59-65.
- 20 田冉冉,杨言洪.全球能源变局下海湾产油国的战略选择.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3:113-132+160
Tian Ranran and Yang Yanhong. 2021. Strategic Choices for Gulf Oil-Producing Countries under Great Changes in Global Energy System. Arab World Studies 3: 113-132+160.
- 21 王方,闫伟.海湾国家的外籍移民问题与劳工本土化的探索.西亚非洲,2020;1:73-95
Wang Fang and Yan Wei. 2020. Non-national Immigration Issu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Localization in the Gulf States. West Asia and Africa 1: 73-95.
- 22 袁晓玲,石时.“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视角.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9-28
Yuan Xiaoling and Shi Shi. 2023.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 19-28.
- 23 张威.裂痕与冲突:1971 年南亚危机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20-123
Zhang Wei. 2015. Rift and Conflict: The 1971 South Asian Crisis Shap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 120-123.
- 2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21.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2.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22>.

(责任编辑:陈佳鞠)